

吸血鬼系列

死 卵

DEADSPAWN

(英) 布莱恩·拉姆利 著

孙金霞 韩红雨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吸血鬼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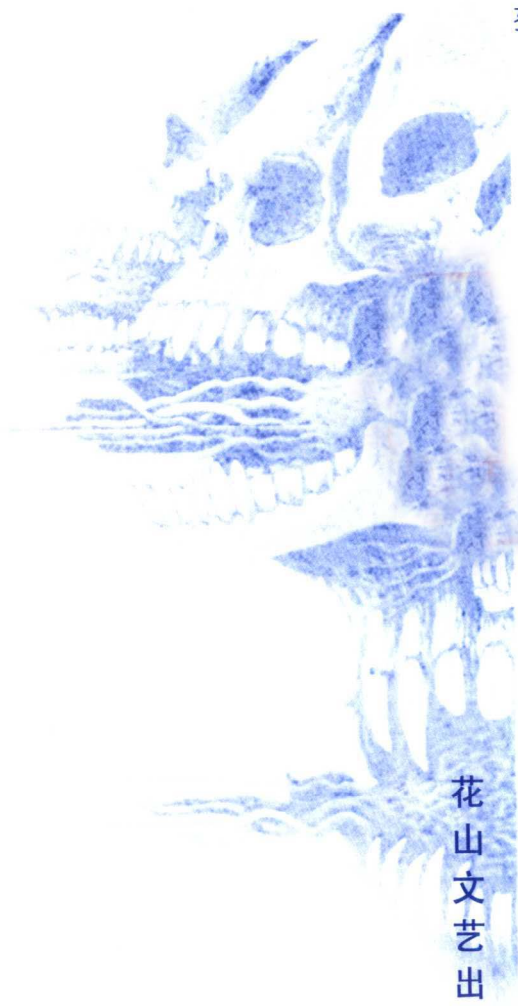
死 卵

DEADSPAWN

(英) 布莱恩·拉姆利 著
孙金霞 韩红雨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44198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卵/ (英) 布莱恩·拉姆利著; 孙金霞, 韩红雨译.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吸血鬼系列)
ISBN 7-80673-330-2

I. 死... II. ①布...②孙...③韩...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6836 号

Copyright © Brian Lumle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此书版权由中华版权代理公司代理

丛 书 名: 吸血鬼系列

书 名: 死卵

著 者: (英) 布莱恩·拉姆利

译 者: 孙金霞 韩红雨

责任编辑: 贾 伟

责任校对: 贾 伟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点睛工作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销售热线: 0311-7056031

传 真: 0311-7815440

印 刷: 石家庄市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40 × 965 毫米 1/16

字 数: 33.7 万字

印 张: 18.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330-2/ I·198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罪恶	3
一 尸骸的诉说	3
二 从背后伏击	12
三 文字游戏	23
四 小试巫术	34
五 复活者	45
六 红色警戒	57
第二章 冰岛	70
一 被放逐	70
二 最老最邪恶	80
三 费伦茨的故事	88
四 冻僵的头领	98
五 血缘关系	107
六 恶毒的阴谋	118
第三章 惩凶——离去	130
一 猎人和猎物	130
二 寻找约翰尼	138
三 约翰尼·方德	147
四 梦境	156
五 想像力	166
六 地狱倒计时	177

SAJ46/62

目 录

七	噩梦交叉口.....	187
八	围攻.....	191
第四章	决战	205
一	法瑟——泽克——贝高斯科.....	205
二	孤独之旅——斯坦赛德——庄主.....	218
三	哈里和卡琳——冰山的威胁.....	230
四	贝高斯科——冰岛.....	241
五	日落——驱魔——上帝.....	252
六	空中大战.....	263
七	融合——分裂——结局.....	277
尾 声		291

SILVAN

序 幕

哈里·基奥继承了他母亲和外祖父的通灵技能，而且能力无与伦比。他是个召亡人，可和死者交谈，就像他人与朋友或邻居聊天一样。事实上，他就是众多亡者的朋友，因为他是射向他们恒久黑暗生活的一束光芒，是他们与了却的世间世界惟一的联系。

普通人对死亡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人的亡魂不随着尸体的腐烂、化为尘埃而消亡，它会接续许多人间不能再实现的爱好。于是，作家们的亡魂继续“写”他永远不能再发表的伟大作品；建筑师们接着“设计”那些永远盖不成的、惊人的、近乎完美的城市；数学家们继续“研究”纯粹数和指数，其惟一边界就是无限。

孩提时，哈里就利用他深奥的通灵“天才”去学习，因为他本身看起来学习并不聪明，但他的阴间专家朋友给他指出捷径，帮他解决他自己能力不及的学习问题。结果是他发现了对数学有着本能的直觉的爱好。

哈里·基奥并不是惟一能跟亡魂交谈的人。在前苏联，超感官感觉机构利用通灵者鲍里斯·德拉哥萨尼来揭示死尸的秘密。但这些亡灵喜爱哈里，惧怕、厌恶德拉哥萨尼。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哈里只是与死者交谈，对他们友好并安慰他们，从不要求什么，而俄罗斯的通灵者只知道从亡灵处索取。在德拉哥萨尼的大脑中有个埋藏已久却不死的吸血鬼控制着他邪恶的才智，并把种子传给他。他从受害者的血液、内脏甚至骨髓里吸取他想要的东西。其他时候，目标是不会感觉疼痛的亡灵，这也是德拉哥萨尼才智的一部分。一旦行动时，他让这些死者能有感觉，感觉到他的手，他的刀，他的正裂开的指甲的存在。他们知晓也能感觉到他们所做的一切！德拉哥萨尼从不只是逼迫死者说出秘密，因为他们有可能撒谎。这不是他的做事方式，他会把他们劈开，从扯烂的皮肤和肌肉里，破

裂的韧带和肌腱里、脑浆里、眼睛和耳朵分泌的黏液里甚或死者的纤维组织里找到答案。

在为被残酷谋杀而死去的母亲复仇时，哈里意识到东西方超感官感觉机构的存在。受雇于英国超感官情报机关，在与俄国超感觉间谍机构的秘密战争中，他帮助他们去战胜鲍里斯·德拉哥萨尼。

现在他的数学才能起作用了，在奥古斯特·弗迪南德·梅比乌斯(1790～1868)的协助下，哈里承袭了他的智能，一个不仅仅与其他四维空间平行，而且与所有的物质世界相平行的通道。现在，只要他与数学家的亡灵合作或有阴间朋友像灯塔般指引他，他便可以很有效地马上“感悟而作用”于世界的任何角落。除此之外，他还发现自己有惊人的本领，能把死者从坟墓中唤醒！

为了摆脱吸血鬼德拉哥萨尼，哈里利用梅比乌斯连续体来渗透到俄罗斯的秘密超感官组织所在地布朗尼兹城堡，在那儿，他唤醒了死者们，组成了塔塔族干尸部队，而泥煤使得这些干尸得以保存。最终，德拉哥萨尼以及俄罗斯间谍机构的许多职员和仪器被彻底摧毁了。

但是，哈里也付出了代价，他的肉体被毁，除了……

因为从个人经历，他深知：死亡不是终结。他的无形的、纯洁的心灵依托到梅比乌斯的来生，后来，又不情愿地转生到大脑已死的英国一个有超感官知觉能力的人身上。可是，那时哈里也意识到在铲除人间吸血鬼之子的斗争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对他的目标(或命运)的认识是通过发现吸血鬼的红线夹杂在人类的纯蓝线中得出的。这些蓝线弥漫于梅比乌斯来生过去和将来的时间隧道中。

于连·博德斯库感染上西伯·费伦茨的吸血鬼卵，而此人生活于德拉哥萨尼时代，并把这种病也传染给他。于连的存在对哈里和他的幼子形成了威胁。但这次，小哈里扭转了乾坤，彻底打败了博德斯库，因为他也是个通灵者，像他父亲一样有才智(甚至更超凡)。

SILVIA



第一章 罪恶

——尸骸的诉说

“哈里。”达西·克拉克电话里的声音有些发颤，但他尽力掩饰着，“有个问题可以帮上我们的忙。很适合你的。”

哈里·基奥，这个通灵者，或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困扰英国超感官知觉机构的是什么，虽然此机构未必非要直接跟他打交道。“怎么了，达西？”哈里问道，声音很柔和。

“谋杀。”对方回答，声音愈加颤抖，“是非常可怕的谋杀，哈里！天啊，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恐怖的谋杀。”

达西·克拉克见多识广，这一点哈里很清楚，所以他有点不相信达西的话。当然除非达西此时正要讲……

“你说，我能帮忙？”哈里突然回过神来，“达西，你想跟我说的是那件事吗？”

“什么？”对方开始没听清楚，但后来明白了，“不，不，上帝啊，不是，不是吸血鬼的事，哈里！但当然，也是个妖怪。是个人，也是个妖怪。”

哈里松了一口气，但很勉强。

他已经预料到，迟早英国这个机构会给他打电话。这意味着：有个美丽的陷阱，除非……达西始终是他的朋友，哈里想，至少在没搞清楚来龙去脉之前，他不会采取什么行动，甚至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时哈里看不到达西正跟在其后，拿着一张石弓、一支硬木箭、一把大砍刀和一瓶汽油。不，他不得不先跟哈里谈谈，得到他的支持，但最终……

此机构的头目跟哈里一样了解吸血鬼的事情。他也清楚没什么希望了。他和哈里是朋友，并肩作战，所以哈里猜测欲拔箭的不是达西的手，当然是别人的。

“哈里？”克拉克很焦急，“你在听吗？”

“达西，你在哪里？”哈里问道。

“军警值班室，城堡的，”对方马上回答道，“他们在墙底下发现了她的尸体，是个女孩，十八九岁。他们还没查清女孩的身份，所以才让你帮忙，如果能查出凶手，那是最好不过了。”

如果有一个人能让哈里·基奥信任，那就是达西·克拉克。“等我十五分钟，”哈里说，“我就到。”

克拉克叹气道：“谢谢你，哈里。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哈里追问，语气很怀疑。

“啊？”克拉克很吃惊，然后应声道，“是这样，警察和我。”

凶杀，警察，并不是超感官机构要做的事。那么，为什么克拉克会参与呢？这是真的吗？“你怎么在其中？”哈里问。

突然，对方被问得张口结舌，但还算狡猾：“我……我当班后去看望我在苏格兰的老姑妈。这可是我很少做的。她已病重十年了，但还没卧床不起，可以试着挪两步。我正计划回办公室，但谋杀事件就发生了。我们机构总想帮警察侦破一连串——天啊！——一系列可怕的谋杀案，哈里。”

一个住在苏格兰的老姑妈？这可是达西第一次谈起。不过，这是个好机会来发现是否他们了解关于……关于他的事情。哈里意识到必须谨慎从事，因为他很清楚此机构要插手某事。是的，他们也了解达西。但也许他们还不知道一切，至少现在还没有。

“哈里？”克拉克声音又响起来，小且有点变音。可能电话线在风中摇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城堡的高墙。“我在哪儿见你？”达西问。

“在那片空地，就在罗伊迈里路的尽头。”通灵者叫道，“达西……”

“还有事吗？”达西问。

“……没事了。我们以后再谈。”哈里把电话听筒放回原处，接着回厨房吃早餐，牛排有一英寸厚，血淋淋的！

乍看起来，达西·克拉克可能是世界上最难形容的。这是天性所然，可却让他的天赋非凡超群。克拉克似乎有种倾向让人费解，每当危险靠近他，都有个通灵学的天使保护他，会阻止他做某事。可以这样讲，如果他所有的通灵者朋友有幻觉的话，他却没有。他没法提前预防，只有在大难临头的刹那间他才马上警觉到。

而其他的天赋是：心灵感应、占卜、占梦、测谎，适应性更强，更圆滑，但却不是克拉克所拥有的。他的天赋只是保佑着他，别无它用。但却造就了他的长寿，使他更适合他的工作。这种异乎寻常直到起作用时他才开始相信。但过后就又忘了，直到又一次奇迹发生。

从外表看，没人以为克拉克能当老板，更不用说是英国秘密机构里最

秘密的组织的头目。中等身材，不中看的头发，背有点驼，腹部突出，人到中年，除此之外，哪方面都占中游。他有双褐色的眼睛，不苟言笑，可那张阔嘴是万万忘不掉的；而且，他面无表情，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至于其他，包括穿衣打扮，都说不上出色。

这些是哈里·基奥在踏出梅比乌斯的躯壳后凡人般的想法。这时，他已来到爱丁堡的散步广场。只见达西·克拉克背对着他站着，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正在看一个十七世纪饮水槽上方的铜牌。

铁制的喷泉分成两个水嘴，一个样子丑陋，另一个却很美。只见上面写着：

在此附近的火刑柱旁，许多女巫被烧死。这些丑陋的女巫的头脑是邪恶的源泉，但有的人却误以为她们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善良的天性。

如果没有风，会是个明媚而温暖的五月天。广场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三三两两的游人站在高高的城墙上俯瞰着这个城市，也有人在为这古老的城墙和石堡拍照。哈里比克拉克来得晚一些，但克拉克没有看到他。

几分钟之前，克拉克独自一人站在这里沉思。但现在他身后响起了一个柔和的声音：“火焰对一切都一视同仁，不管是善良还是邪恶，都会被毁灭。”

克拉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着实被吓了一跳并转过身，脸上的表情刹那间消失，变得苍白。“啊，是你，哈里！”他喘着粗气，“天啊，刚才我真没看到你，你从哪儿跳出来的？”但说到这儿，他停下来，心里已经明白哈里从哪里过来的了。因为通灵者曾把他带到任何他想到的地方，那时哈里运用的就是梅比乌斯连续体。

克拉克紧紧地支住墙，尽力控制自己的心跳和已显现的抖动，但这不是因为恐惧，是震惊。他的才智告诉他哈里来此并无恶意。

哈里冲他微笑点头，轻触了他的胳膊一下，然后朝那铜牌看去。这时，他的微笑突然消失了。

“他们其实是用驱妖来摆脱自己的恐惧。”哈里说道，“因为被杀死的人大多数是无辜的。事实上，我们都是无辜的。”

“什么？”克拉克一时还没明白，“无辜？”他也向铜牌望去。

“的确，”哈里点点头，“对，也许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展露才华，可这些人都不坏。会巫术，为什么没把他们吸收进你的机构？”

刹那间，克拉克猛醒，意识到他没做梦，不需掐一下来唤醒自己。这种感觉正是哈里经常带给他的。三周前在希腊岛也是这样（只是才三周吗？），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那次哈里无力再跟死人交谈时。之后，哈里又恢复了他的神力，接着完成他的双重使命：彻底消灭吸血鬼简诺斯·费伦

茨，再驱逐西伯，获得他自身的控制权——

克拉克喘了口气：“你回来了，”他抓住哈里的胳膊，“我的意思是，你又附体到梅比乌斯连续体上了！”

“你没跟我联系，”哈里责怪说，尽管语气不逼人，“不然，你早知道了。”

“我收到你的信，”克拉克尽力为自己辩护，“而且我还给你打了那么多次电话，但没人接，我们的人也找不到你。”他说着张开双臂，“哈里，给我一次机会！我刚从外地回来没几天，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但我们已完成了岛上的工作，我想你也一样。当然，我们的人也介入了，报告很快就到，简诺斯在哈马鸠的老巢，那座山，山崩地裂。我想应该是你，我们知道你会赢，但没想到你又附体到梅比乌斯连续体，很好！我很为你高兴！”

哈里很想说：“真的吗？”可没说出口，只说了声，“谢谢。”

“你是怎么把简诺斯杀死的，”克拉克饶有兴致，“即使这城堡不结实的话，他也够有威力的了，我是说，简诺斯的那座城堡太坚固了，如果我们在的话，就死定了！简诺斯是爆炸时死的吗？”

“不着急，”哈里手触到克拉克的胳膊，“你带我见那女孩，路上我会告诉你。”

克拉克的兴致锐减：“好吧，”他点点头，语调沉重，“跟以前的事不一样，你不会感兴趣的，哈里。”

“那么，有什么新内容吗？”哈里似乎像以前一样平静（亦或是顺从，充满激情，或者讥讽？），虽然哈里想极力掩饰，克拉克还是疑心他现在很谨慎，“你让我做过我喜欢做的事情吗？”哈里接着说。

克拉克似乎早有准备：“哈里，如果事情都以我们喜欢的方式进行，那么，我们就失业了，我真高兴明天就能退休。但当我看到有些事情，就像我要带你去看的女孩，我便明白得有人来解决。”

当他们开始走出广场时，哈里说：“这也是个城堡！”他声音更有生气了，“但布朗尼兹城堡远比它坚固，你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对吗？”

哈里叹了口气，接着说：“很久以前，也就是博德斯库事件发生后，我了解到在科罗米亚有个枪支炸药库，然后就拿来炸开了布朗尼兹城堡。因为最容易的方法往往是最好的，于是，我就照做了。我附身到梅比乌斯上，拿了两三次，把足够的炸药放在简诺斯所在城堡的最下边，我连想都没想里边存有什么，但我知道里边肯定有东西，可我没看到，也不想看到。达西，你知道指甲那么大小的炸药就能把一堵墙的砖都炸开，何况几百公斤炸药。如果还有什么我们称为‘活物’的东西的话，”他耸耸肩，摇摇头，接着说，“那就是还没爆炸前。”

哈里说话时，超感官机构的头目审视着他，但并不明显，所以哈里没在意。哈里似乎跟一个月前克拉克在爱丁堡见他时没什么两样。那次，克

拉克最后去了罗德和杜德坎纳斯，哈里去了特拉斯威尼亚山。哈里似乎还是老样子，是真的吗？因为达西听人讲他变了。

哈里·基奥是复合而成的。实际是俩人，一个人的灵魂和另一个人的肉体。灵魂是基奥的，肉体则是一个叫阿勒克·凯尔的人的，克拉克也知道此人。奇怪地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凯尔的面部和形体越来越像死去的老哈里，这是克拉克一直琢磨不透的。克拉克现在尽力驱赶着这些念头，开始观察哈里的躯体。

这位通灵者年纪大约四十三四岁，看相貌却要年轻四五岁，当然，这只是从外表看，他的心理年龄也很年轻，克拉克这时又想起了像哈里·基奥这样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发觉后，克拉克又迫使自己专注于哈里的躯体。

哈里的眼睛是蜂蜜一样的浅棕色，时而很戒备，时而又热情洋溢，透着股天真无邪，尤其当他戴着三十年代的宽边礼帽和楔形镶边的太阳镜时。如果说克拉克有件他世上最不愿看到的事，那就是哈里这时的装束。别的人戴着无所谓，但别是哈里，尤其是现在，尤其是这副太阳镜，因为这在四五月份的希腊岛很正常，而在这时的爱丁堡却不一样，除非有人害眼疾，或眼睛有什么毛病……

哈里有着黄褐色头发，很自然的波纹，夹杂着灰色的发丝，很均匀，像是故意设计成的。几年后，就会满头灰发，甚至现在看上去都像博学多才的学者。学者，是啊，可就是看不出他在哪门学科独占鳌头。……他只是个会通灵术的人，一个能跟死人交谈的人。

基奥身体很结实，也许以前有点胖。对一般人来讲，这按说不是问题，但对哈里至关重要，作为一名间谍人员，超重是灾难性的。然后，他开始锻炼，体重减了下来。现在看来，他身体完美无缺，至少按他的年龄是这样，因而他显得像个三十七八岁的人。

哈里其实秉性天真，或者以前是如此。他不过问诸如超心智机构把他当铺路石，拿他当最有力武器的事，只做让他做的事情。但他曾经是这样，现在又如何呢？他还是那么天真如孩童吗？他是否还有灵魂，脑子里还装着什么？

此时，俩人已穿过卫兵把守的拱形门，门洞下面是座岗楼，里边有几位警官正向穿军服的士兵问话。再往前走，就是铺满卵石，通向城堡的甬道。所有岗楼里的军官都视克拉克为“大人物”，哈里和克拉克没受到任何拦阻就进入了院子，城堡近在眼前。

达西说：“我没必要做什么善后工作，你做事很利落，没什么可做的了，对吗？”

“没什么可做的？”哈里问，“简诺斯在岛上建的什么？”

“一切都结束了！”达西最后说，“一切，一切的一切，不过我还是派了



人去那里,只是为安全起见。”

哈里的脸色苍白、严肃,但强装笑颜,样子怪怪的,很伤感。“是的,达西,”哈里接过话,“时刻要以安全为主,别存侥幸,尤其是这种事。”

哈里话中有话。克拉克用眼角扫了一下哈里,走入大院的背光处,他又仔细地、不动声色地审视了哈里一番。此时,他们看到了毫无生机的建筑,被围成三面。“你要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会。”哈里摇摇头,“也许以后吧,没准儿。”他头转向克拉克,直视着他,“吸血鬼们都一样,我能跟你讲什么你不知道的事?你只知道杀死他们,这是事实……”

透过那副黑色的、深不可测的眼镜,克拉克盯视着哈里:“你是惟一个给我们指路的,哈里。”

哈里又凄然一笑,显然是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克拉克很疑心,伸手取下哈里的眼镜,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之后,他收好眼镜,放在口袋里。说道:“那又怎样呢?”

突然,克拉克差点被绊倒,嘴巴张开,长吁一口气,似乎解脱了一般。走着走着,又差点失去平衡。他朝哈里看,看到那双浅棕色、不知疲倦的眼睛,便问道:“啊?你说什么?”

“我们往哪儿走?”哈里耸了耸肩,问:“到了吗?”

“到了,”克拉克反应过来,“马上就到。”

沿石阶而下,再穿过一个拱形门洞,打开一扇沉重的大门,克拉克带哈里来到一个石砌的廊道。一名军警马上出现,向克拉克敬礼致意,克拉克只是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到半路时,他们看到一个中年人——估计是一名警察,因为没穿制服——正把守着铁皮镶边的橡木门。

克拉克冲那人点点头,于是警察打开门,然后退到一边。

“到了,”没等说完,哈里示意他已经知道了,因为不用说他已经嗅到死人就在附近。瞥了哈里一眼,克拉克又领他接着往前走,警官没有跟随,悄悄带上门在外等候。

房间气温很低。两面墙均用石料砌成,地面一角有块火山岩伸出到墙里。这地方是直接开在岩石上凿洞而成。一个储物间,挨墙有个铁架;另一面冰凉的石墙旁,有个手术用车,上面有具尸体用白塑料单盖着。

哈里丝毫没感到恐惧。如果说他在世间有很多朋友的话,那么,他更是死者们最爱戴的,但死人没法把这一切告诉活着的人,除了哈里本人。

哈里走向手术车,把蒙在死者脸上的单子揭开,他闭上了眼……姑娘长得年轻、可爱又那么天真无邪,这一点和哈里一样。看得出她曾被折磨过。姑娘双眼紧闭,但哈里明白如果她睁开眼睛,一定看到受到极度惊吓的眼神。他能感觉到死者苍白的眼皮下那双满带恐惧的眼睛,正在向他诉说。

她需要安慰。大多数死者都试图想得到安慰，但没成功。他们向任何遇到的人诉说，尽管彼此不认识，声音是那么悲哀，像幽灵般，听了让人毛骨悚然。

——在死者黑暗的世界里，似乎他们喜欢上了梦魇。这姑娘也是一样。她以为自己在做梦，或以为自己快死了，但从从不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他们需要时间去接受现实，刚死去的人尤其如此，因为他们是最无力接受的，尤其是年轻的死者，他们以前还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换句话说，如果她感到死到临头，无论是从刽子手眼神里，还是令人昏厥的重击，掐她脖子的粗手，令她透不过气的窒息，或者致命的凶器向她砍来，她都会知道。她会很冷漠，但也会害怕、落泪。落泪，是的，没人能比哈里更了解死人怎么哭。

哈里犹豫了，不知如何接近她更好，甚至不知道该不该接近她，因为他明白：这女孩纯洁无瑕，可他不是。当然，她的肉体快要腐烂了。

哈里摆脱了这些念头。他不想亵渎她，他想做女孩的朋友，他是她惟一的朋友，因为他会通灵术。

当哈里的手触到女孩的眼睫毛时，他缩了回来，就像碰到毒蛇一样。不是她身体本身，因为她已经死了，而是她的灵魂，就像海葵的触角被游泳者碰到一样。哈里的血变得冰冷，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万万没想到他的举动吓坏了女孩。

哈里意识当中在给女孩裹被，让她体验温暖，并对她说：“好了，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没人再敢伤害你！”就这么简单，哈里就把事实告诉了她：她已经死了。

但过了片刻，哈里意识到她已经知道了，因为女孩在痛苦地尖叫：“躲开！快躲开，你这肮脏的东西！”

好像突然遭受电击一样，哈里抽搐了一下，然后又震颤起来，他已到了女孩的世界，与她在一起，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但她有所不知，有时出于同情，当然这种时候很少见，在幽灵的召唤下，她的肉体又可以恢复感觉。

这时，一连串忽隐忽现、像万花筒似的鬼影闪现在哈里超自然的脑海中，然后就消失了。但不久又回来了，哈里意识到他们不会轻易消失，也许会停留很长一段时间。他完全明白他要对付的人是谁，因为他以前曾与这人较量过。

这人便是德拉哥萨尼。

凶手，这个杀害可怜女孩的凶手，很像德拉哥萨尼，那个巫师。但这个凶手比他更残忍，因为德拉哥萨尼也没有凶残到强奸女孩的尸体。

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告诉了女孩，凶手不会再回来了，她已经安全了。

哈里感觉到女孩的灵魂不再颤抖,代之以对自己灵魂超脱的好奇。她想跟哈里认识,可目前还是有些胆怯。她也想知道自己的处境,除非是令人最惧怕的。然而小小的她却很勇敢,她一定要了解这一切。

“我真的——”她的声音不再是尖叫,但还是有些颤抖,“我真的——”“是的,是这样。”哈里点点头,知道她已有某种感觉,就像所有死者的灵魂能感觉到一举一动一样。“但是,”他开始结巴起来,“我的意思是说……是说……比这更糟。”

他以前曾考虑怎样回答类似的问题,可以说是经常,但还是不容易说出口。试想你怎么忍心让死者确信事情比他想的更糟糕?对他说:“你身体就要腐烂,就要被腐虫吞噬,不过你的灵魂还在。你什么都看不到,眼前一片黑暗;你再也摸不到、尝不出、闻不到什么;甚至比这还要糟。你父母和你所爱的人会在你坟墓边哭诉;野花生长、开花,希望能看到你的面容和身体。可是,你不会知道他们就在你身旁,所以你也无法跟他们说:‘我就在这儿!’你没法告诉他们:‘事情糟透了!’”

哈里的痛苦本来是说给自己听的,不过这想法已让姑娘听到,而且她现在已经把哈里当朋友看了。“你会通灵术,”她说,“他们向我提到你,但我害怕,没有听,就跑开了。我不想——不想跟死人交谈。”

哈里哭了。热泪盈眶,模糊了双眼。泪珠从他苍白、稍显凹陷的脸颊滚而下,热泪溅到了他的手上、女孩的眉毛上。他没想过要哭,也不知道自己能落泪,可这是他心灵情感的集中体现,像普通人一样把情感释放了出来。哈里现在已经具有了正常人的感情,无论是悲痛还是其他的。

达西·克拉克走上前,他拍了拍哈里的胳膊,叫了一声:“哈里。”

哈里甩开克拉克,声音此时还在抽泣,没好气地冲他嚷:“走开,我想单独和她在一起。”

克拉克后退几步,喉咙涌动,是哈里的情绪感染了他,泪水也忍不住掉下来。“当然可以。”他应声道。随后,转身走出房间,带上了门。

哈里从架子旁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女孩的尸体边。意念中,他搂紧她的头。

“我……我能感觉到。”女孩说,显得很高兴。

“那么,你也能感觉到,我不像他。”哈里的话说了声。他喜欢这样跟死人说话,这对他来说很自然。

这时,女孩的恐惧消失了。哈里给了她安慰,给了她温暖和安全的避风港。像她父亲一样。可是,女孩摸不到他,只有哈里能做到。

突然,女孩又充满恐惧,哈里很快感觉到并击败了它。“一切都结束了,你安全了。我们不会……我再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永远不会。”哈里对女孩说。与其说是答应,还不如说是发誓更准确。

不久,她平静下来,但一提起自己已死,而凶手还活着时,她还是显得

很痛苦。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消灭他。”哈里安慰说，“你不是惟一的受害人。在你之前，还有很多人被他凌辱，我们要制止他，否则，他以后还会为虎作伥。所以，我们得抓住他，这很重要，因为他既是个凶手又是个巫师，比别人更危险。凶手只杀活人，而巫师还折磨死人。而他以杀人且折磨死人为乐！”

“我不想再提起这件事。”女孩说着，颤抖起来。

“没必要再提，”哈里摇摇头，“现在我只关心你，肯定也有别人在为你担忧。如果你能说出你是谁，也就能让他们安心了。”

“你认为他们真的会安心吗？”女孩问。

“问得好。我们没必要什么都告诉他们，”哈里接着说，“我也许会考虑考虑，只让他们知道是谁杀了你。至于发生的过程，他们没必要知道。”

“你可以做到吗？”女孩问。

“如果你让我这样做，我会的。”哈里回答。

“那好吧。”女孩叹了口气，“很糟，哈里。试想我的家人怎么能接受，但如果你能想出告诉他们的好办法，我……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死者那么喜欢你了。我叫彭妮，彭妮·桑得森。我住在——住在……”

于是，她把一切告诉了这个通灵者，包括各个细节部分。这正是克拉克所需要的，但不是他要的一切。彭妮说完后，哈里思索着怎样让女孩把凶手描述得更详细。

“彭妮，”哈里说，“我不想逼你再说别的，但有一点很重要，我刚才告诉过你。”

“是凶手吗？”

“彭妮，我第一次接触你时，你以为是他又回来了，你一定还记得，哪怕不是全部。这个念头在你心中闪现，我感觉出来了，但乱糟糟的一团，像个万花筒。”

“我能记得的就是这些，”女孩说，“事情就是这样的。”

哈里点点头：“好吧，但我还是得再见到他。你记得越清楚，我就越有机会找到他。所以不用什么都告诉我，不用说出口，我会给你一些意念，让你想象我需要的情景，明白吗？”

“用说话吗？”

“有点像，不过比说话要容易。”

她明白了。哈里感觉到她很愿意。趁她还没改变主意，哈里赶紧说：“刀子。”

就像血和酸的混合物，一幅画面撞击着哈里的心灵。血激怒了哈里，酸把他的想象焚烧、侵蚀。哈里赶紧收回他的想象，因为这太恐怖了，女孩不能忍受，连他自己如果不是坐着也会跌倒在地。这画面太让人震颤，尽



管才持续还不到一秒钟。

等女孩不再抽泣，哈里问：“好点了吗？”

“不……啊……是的。”

“脸！”哈里对她大声说。

“脸？”女孩没明白。

“凶手的脸。”他解释说。

那张血色脸，闪着肉欲的淫光，张着垂涎欲滴的嘴巴，眼睛就像冷冻过的钻石慑人魂魄，掠过哈里这个通灵者的头脑。这次哈里终于看清楚了。女孩没哭，帮哈里回忆，希望将凶手捉拿归案。

“是在哪儿？”

是停车场？还是路旁酒馆？黑暗中射出几道灯光。一辆辆小汽车和货车沿三股车道飞驰而来，灯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玻璃上的雨擦左右摇晃着……

但这最后一幕不会让人痛苦，哈里猜测这不是凶案现场。也许是女孩遇到凶手的地方吧，哈里想。

“是他在车上掳走你的吗？”

这时，哈里的脑中浮现出风雨交加的夜晚，像在银屏上，冰冷、闪着幽光，上面写着“弗雷得”或“弗雷格”的字眼。银屏上有许多轮子，还冒着黑烟。女孩记得的只有这些。是辆车，大货车吗？有没有挂车，她不清楚。

“彭妮，”哈里喊道，“我不得不这样做，这次，不用告诉我发生地点是在哪儿。”

四处是冰，寒风刺骨，漆黑一片。整个场景在轻微颤动，到处是死尸，被挂在钩子上！哈里想把这场景清晰地固定在大脑中，但没能做到，因为此时女孩吓坏了，如此恐怖让她难以置信。

女孩受到惊吓，现在又抽噎起来。哈里意识到他必须尽快结束回忆，不然会给女孩太多伤害，可这时他又不能心软。

“死亡！”他急促地说，恨自己为什么又要让女孩不得安宁。

杀人的场面又一次出现，哈里知道就要失去女孩了，她在渐渐远去。趁她还没完全消失，哈里赶忙问：“之后呢？”（上帝啊！他不想知道这些，太残酷了！）

彭妮·桑得森尖叫着，痛苦不堪！

但最终哈里还是得到了答案。

他希望没有打扰女孩，可事实上……

二 从背后伏击

哈里又陪女孩呆了半小时，尽量安慰她，劝慰她，并设法了解更多的